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

张德禄 刘汝山 ◎著

#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 发展及应用（第二版）

张德禄 刘汝山 ○著

张德禄 刘汝山 ○著

#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第二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 张德禄, 刘汝山著. — 2版.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

ISBN 978-7-5446-5411-1

I. ①语…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 语言学—理论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376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王叶涵

---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2.5 字数 357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5411-1 / H

**定 价:** 7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 4008-213-263 电子邮箱: [editorial@sflep.com](mailto:editorial@sflep.com)

# 出版说明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是基于“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简称CBKCI）数据库的入选书目，将入库的引用频次较高的外语研究学术专著，进行出版或者修订再版。

该数据库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共同开发，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11个学科，以引用量为依据，遴选学术精品，客观地、科学地反映出优秀学术专著和出版机构的影响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32种图书入选“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类入选专著数量近1/4（共132种入选），数量居该领域全国出版社首位。

本着“推广学术精品，推动学科建设”的宗旨，外教社整理再版这些高被引图书，将这些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记录与传承我国学者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广大语言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年9月

# 第二版前言

《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第一版）一书出版已经有十三年的时间，市场上已经脱销。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原因是该书的引用率比较高。这两个消息都使我高兴。第一个消息是给我一次机会，使我可以把该书重新修订一下，使它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第二个消息说明，这本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有一定价值。对于该书第二版，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些说明。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有两位大家给我作序，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的胡壮麟先生和已故的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先生。除了对他们学术和品德方面的敬仰之外，他们的序的内容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们不仅在序言中肯定了本书的价值，而且说明了这个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将来需要继续研究的方面，使我受益匪浅。胡壮麟先生本就是这个领域研究的领军人，他对语篇衔接和连贯研究的认识是具有国际前沿性和指导性的。他的序十几年后读来一点不感觉有过时的意味，在这个领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所以，鉴于胡先生年事已高，不再打扰他重新写序。杨自俭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从多个方面帮助和指导我，但他的过早去世，使中国英汉翻译领域失去一位领路人和大家，同时，对我本人来讲也是一个大损失。他在序言中不仅对本书的研究做了中肯的评价，而且就语篇和语境概念和它们的关系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他最后提出的五个问题，仍然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和将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从这个角度讲，杨自俭先生的序言对于今天的语篇连贯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是个热门话题，到了21世纪初开始逐步成熟，同时，也开始降温。主要原因可能是有关语篇衔接和连贯的话题似乎都有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难以发展出新的课题来继续研究。但其实不然，语篇衔接和连贯研究是语篇分析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最近没有发展出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来。我觉得，语篇衔接和连贯的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化，一方面需要扩展，再一方面需要从跨学科或超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深化角度看，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不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是探讨哪几个形式特征建立起了衔接关系，而是它们如何能够具有建立衔接关系的功能。这要到语境当中找答案，而像杨自俭先生提出的有关语境研究之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和理清，就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做出深刻的解释来。另外，衔接现象的心理认知机制以及它的心理现实性可以继续研究；衔接与连贯的相关性的分析模式、衔接在建立连贯语篇中遵循的原则等都需要继续研究。从扩展的角度讲，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话语开始发展起来。网络话语的超链接性、层次性，松散性都给语篇连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另外，随着交际的屏幕化和多媒体化，多模态语篇越来越普遍，多模态语篇中不同模态实现的语篇部分如何形成连贯的语篇也需要继续研究。从跨学科和超学科的角度讲，语篇连贯不仅仅是个语言本身的问题，它还具有心理性、学科性特点。在心理上的表现可以和心理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心理实验等手段探讨衔接现象的心理表现和心理现实性，得出一定规律和模式。从学科性上讲，不同学科的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就具有自己的衔接模式和衔接关系来形成连贯的语篇。这也是需要继续研究的。

本书作为第二版版本无力在所有方面都做进一步修订和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探讨。一是宏观连贯原则研究（第九章），二是多模态话语衔接和连贯研究（第十章）。增加第九章是与第八章形成呼应关系。第八章是衔接原则，而衔接原则是服务于连贯原则的。宏观连贯原则是在语篇整体构建上要遵循的原则，而衔接原则要在这些连贯宏观原则中起作用。例如，衔接原则中的指称原则、阻断原则、可区分原则中都在衔接链贯穿全文原则中起作用。第十章则是为了适应语篇分析理论发展的新形势添加的。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交际的屏幕化，促生了多模态语篇的迅速扩张，所以，需要对模态语篇的衔接和连贯问题进行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多模态衔接的类型和层次，接着探讨了多模态语篇的构建方式，最后探讨了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基本模式。

希望本书新的变化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对于语篇连贯和衔接理论的研究有一定促进作用。

张德禄

2017年12月

上海文化花园香榭丽苑

# 序 一

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是语篇分析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各个学派的学者论述很多，但基本格调不外乎二：早期的学者，如Halliday、Hasan、Beaugrande等认为语言衔接手段是保证语篇意义连贯的重要手段；稍后的学者认为衔接不一定表示连贯意义，而连贯不一定非得依赖衔接，从而试图以连贯理论来替代衔接理论。我认为前者属理论的草创阶段，有些问题不够全面是可以理解的，而后者在讨论中所举的例子许多不是来自真实语料，或者从一个本来是完整的语篇中抽出一两句“不衔接”的对话作为立论的根据，说服力不强。其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的是盖然率，它可以拿出绝大部分的语篇来说明衔接现象的存在和构成语篇的重要性，而后者以局部来否定总体还是说服力不强。最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来没有否定语境对构建语义的重要性。

国内有关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的讨论，多半转述国外的讨论。由于国外的连贯概念没有理论化，国内也就更无理论可言。所幸，张德禄和刘汝山的合著《语篇衔接与连贯理论的发展及应用》试图表述国内部分学者的观点，构建使衔接和连贯得以统一的模式。从填补这方面的空缺这个出发点看，本书的选题首先应予肯定。

为进行本课题研究，两作者对衔接理论和连贯理论进行了定位，分别讨论其适用范围和特点。这个工作值得一做，不然，南辕北辙，没有共同语言。其次，两作者讨论了语篇连贯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这就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这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确定衔接机制是语篇连贯的内部的必要的内部条件，便把脉络理清楚了。两作者在本书中还讨论了衔接纽带、衔接接力、语篇连贯和语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在语言交际中的衔接规则。这些都说明在我们讨论连贯理论时，完全没有必要抛弃衔接理论。换句话说，没有衔接理论的连贯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之所以讨论语篇的衔接理论与连贯理论，一方面出于理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该理论的应用价值。在文体学、翻译学、外语教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无不运用了衔接与连贯的概念。两

作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要理解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不妨读一下本书。要探索语篇衔接与语篇的更深层的关系，有待于读者和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步提高的。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03年4月

# 序二

## 语篇和语境

张德禄和刘汝山两位教授写的这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论语篇连贯的总体条件”的主体部分。他们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国语》等刊物上，而后分别纳入全书的章节，经补充、修改与再加工而成书。应该说这是完成课题的一个好办法。

读完张德禄和刘汝山两人的这本书稿，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1. 接好了前人的棒。科学研究就是接力跑，第一项基本功就是接好前人的棒。所谓接好前人的棒就是准确评价前人的成就和找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接不好棒所做的研究就没有真正的起点，跑得再快也是无效劳动。张、刘这本书在理论研究部分第一章就是“语篇连贯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他们不仅考察了雅柯布逊 (Jakobson, 1960)、哈韦格 (Harweg, 1968)、肯士 (Kintsch, 1974)、库塔德 (Coulthard, 1977)、恩克维思特 (Enkvist, 1978) 等人对语篇连贯问题的研究，而且详细评述了韩礼德和韩茹凯 (1976) 的语域和衔接的理论、凡·戴克 (van Dijk, 1977) 的宏观结构理论、维多逊 (Widdowson, 1978; 1979) 的言外行为理论、曼恩 (Mann) 等的修辞理论、布朗 (Brown) 与俞尔 (Yule) 的心理框架理论以及丹奈士 (Danés) 与福利士 (Fries) 的主位推进理论等，比较恰当地评论了前人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到了自己研究的起点：“综合起来看，这些理论模式几乎涉及了语篇连贯的所有方面，但一个共同的缺陷是都没有单独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具体的、有较高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我们要力图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目标。”

2. 重视理论创新。一本学术专著首先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不但要有新观点、新方法，而且理论上要有自圆其说的逻辑性。张、刘这本专著具有这样的特点。该书的理论目标是为语篇连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具体并有较高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作者针对这个理论

目标，首先对语篇连贯涉及的基本范畴衔接、语域、连贯、情景语境、社会文化因素、心理认知因素和语篇等从内涵、外延、发展过程、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创立了一个包含社会文化（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认知心理（认知模式和心理思维）、语篇意义与衔接机制四个板块的语篇连贯的理论模式。这个理论模式尽管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它是创新的，也是有逻辑系统的。在学术研究中应大力提倡理论创新，这一是时代与社会进步的要求，二是学科本身发展规律的需要，三是为了突破并超越传统的学术范式。在这里我想就第三个方面发表一点个人的拙见。吾淳（2002：111—112）在他的《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讲到中国科技确立基本范型后就具有实用、技术、经验、工匠与神秘等五种倾向。前四种倾向与兴趣、科学、逻辑和学者相对立，显然轻视理论研究。王元化先生（2001：117）也说过这个问题：

“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一个问题，根深蒂固，不可忽视。这种轻视理论研究的传统对我国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带来很大影响。陆俭明（2001：71）说：“现在，在中国语言学界，一提起层次分析，想到的是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奈达（E. Nida）、威尔斯（R. S. Wells）；一提起变换，想到的是海里斯（Z. Harris）；一提起转换，想到的是乔姆斯基（N. Chomsky）；一提起‘格’语法，想到的是菲尔墨（C. J. Fillmore）；一提起配价，想到的是特斯尼耶尔（L. Tesnière），等等。其实，层次也好，变换也好，转换也好，‘格’也好，配价也好，在我国20—40年代的一些语法著作中都已有所论及，有些地方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理论意识，所以即使像吕叔湘先生那样的语言学大家，也未能将自己的这些新的想法升华为理论，加以深入论述，因而鲜为人知。”由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缺乏形式逻辑的洗礼，所以在学术界不少人长于经验思维，短于逻辑思维。前者在方法上主要靠直觉、类比、归纳，而后者主要靠公理系统、推理、演绎。方法论上的缺陷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长期陷入一个误区，以为从以往的材料中归纳出几点看法，或悟出一些想法，这就是理论。实际上经验思维的结果只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唯有经过推理、演绎才可能构造出有逻辑系统的理论。我们有很多研究成果缺乏理论系统，致使许多大家也没能成为有影响的学派领袖或代表人物，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中国语言学界有没有学派，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理论上有完整系统、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派。我曾想，像马建忠、章炳麟、王国维、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陈望道、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都是既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而且赵元任和李方桂还曾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与副会长，可为什么没一个人创立出语言学流派呢？恐怕只能用中国不重视创立理论体系的学术传统来解释。正如中国语言学史专家何九盈（2000：5）所说：“中国的语言学一直未能登上最高峰，与理论思维的缺乏有直接关系。中国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孔老夫子不算，因为他是古人），登上了最高峰。”这种传统影响根深蒂固，要改变很难，尽管现在有人努力推动理论研究，想创立学派，但困难不可低估。学术范式的改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充分的材料的准备，需要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系统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准备，还需要有成熟的研究群体和他们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与成果。何九盈（2000：6）为此而感叹：“就语言学科而言，过去没有像样的理论体系，现在也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思维的风气，中国人想在语言理论阵地上真正登上‘最高峰’，恐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3. 重视应用研究。这本书除第二、第三部分某些章节讲到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之外，第四部分分四章专门对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理论在文体学、翻译、外语教学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主编过《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一书，强调如何跨越从理论到应用这个中间地带。张、刘的书在讲应用的这一部分大都不谈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而是在说明了从理论向应用的转变之后提出了具体的应用方法。比如在文体学中的应用，作者首先分别展示衔接和连贯与文体学理论模式，而后将二者加以比较，找出异同，较为细致而准确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为过渡到应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再比如在翻译中的应用，作者首先分析了翻译的类型与“对等”、“翻译与连贯的关系”等过渡性理论问题，然后再深入到原语与目的语的语篇研究，包括类型、机制、社会文化背景、情景语境、翻译的目的与用途等，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说到应用研究，我曾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应用研究就是理论的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应用，它本身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这种说法在我国学术界相当普遍，在外语界尤甚。那种认为应用研究没有理论，或把应用与理论对立起来的观点应该扬弃。于根元（1999: 8—9）说：

应用不等于简单地把现成的理论拿来用用。大理论就那么一些，为什么用起来就大不一样了？这当然有个对理论的掌握、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应用对理论有验证、调整、补充的作用。有时候是很大的调整。所以不能小看应用研究。拿语言学来说，有一种说法，好像应用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本身并没有理论。其实，就拿理论来说，语言学的许多学科有谁准备好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好让我们来用呢？我们一面解决实际问题，一面还要注意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完善或者建立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本身还有理论和方法。近来不是提出了个“应用理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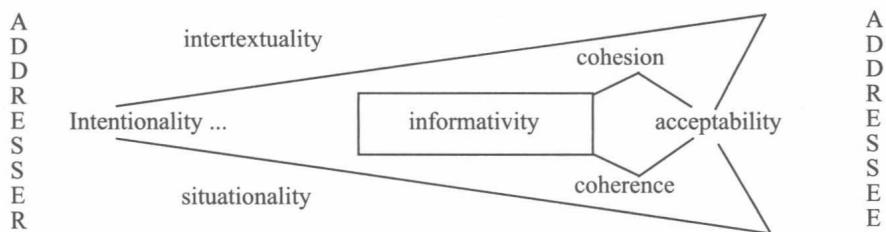
任何研究都有科学化与理论化的问题，应用研究也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理论与应用都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理论有不同的功能，不同层次的应用需要不同层次的理论。基础理论需要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正如于根元（1999: 8—9）所讲：

我觉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都有个层次问题，例如概括了第一层次应用的基本规律的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而掌握了第一层次基础理论的第二层次的应用则比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高，当然比第一层次的应用高。我们搞基础理论总还是要用，探求知识，提高知识，改变观念也是一种用吧！。

这个序我之所以用“语篇和语境”作标题，一是感到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研究尚需在这两方面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化与理论化；二是感到这两个范畴与许多学科比如文体学、翻译学、美学、心理学、句法学、逻辑学、语用学、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研究它们有重要价值。

首先应研究什么是语篇。韩礼德和韩茹凯认为语篇是应用中的语

言单位，不是句子一样的语法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部长篇巨著，是不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达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我国语言学界研究语篇的人大多也这样解释。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语篇到底是什么？是语言单位，语法单位，还是语用单位？是语义单位，交际单位，抑或交际系统？说它是语言单位没问题，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交际系统。因为语篇是适应人交际的需要，比如交谈、演讲、写论文、创作小说等，是为完成一个较复杂的交际任务而做出的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文字形式的。二是这个交际系统在形式上有没有大小的标准？韩礼德等人的说法是大小不限。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词或句子可构成一个语篇，那么这个语篇的cohesion和coherence在哪儿？我们的看法是，用一个词或句子完成的一项简单的交际任务叫做一个交际单位，但还不是语篇，语篇应是由两个以上的交际单位构成的一个较复杂的交际系统。第三个问题是，语篇这样一个较复杂的交际系统在形式与内容上是怎样构建的？有哪些因素？博格兰德和德雷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在合著的*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1981) 书中提出了语篇的七条标准，罗选民（2002: 11—13）把它们整合成一个语篇（罗称话语）建构模式：



这个模式描写的是由传讯者到受讯者的交际过程。最前面的部分是传讯者的意图性，体现意图性的是信息度，信息度要靠形式上的衔接和内容上的连贯来表达，影响和制约衔接与连贯的既有互文性又有语境性，最后在受讯者那儿达到可接受性，完成交际任务。这七条标准显然是对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的描述，不仅包含语篇，还包括生成和解读语篇的条件。语篇应是一个有声音或文字的实体，读、听者可以据此解读（听）意义，这样语篇就只能包括信息度、衔接、连贯三项，其他四项都是读、听者在解读（听）语篇时构建的，如果算作语篇的标准，那也

只能是隐性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衔接、连贯与信息度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信息应有词、短语、句子、句组作为载体（语音或文字）才能表现出来，它们都有意义，这些语言形式和所包含的意义如何构成语篇，那就要靠衔接和连贯。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衔接和连贯及其关系的研究尚需科学化与理论化。比如，衔接的内容除韩礼德和韩茹凯提出的reference、ellipsis、substitution、conjunction、reiteration、synonymy、hyponymy、collocation之外，还有哪些没有发现？是否应该向语篇之外寻找类似衔接的因素，如果可以这样扩展，那会不会破坏它与连贯的关系？这些问题尚需我们进一步探讨。关于连贯的研究更复杂一些，王全智（2002: 29）总结了七种连贯的意义：1. 连贯表现为语篇的主题；2. 连贯是形式、语义和语用上的相关性；3. 连贯由统一的修辞结构来体现；4. 连贯是语用上的相关性；5. 连贯是推理的结果；6. 连贯是参与、谈判、合作的结果；7. 连贯反映经验或常识。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有关连贯的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还很不统一，有的从作者出发，有的从读者出发，有的在语篇内寻找，有的从语篇外寻找，有的为了生成语篇，有的则为了解读语篇，有的从静态把语篇当做结果，有的从动态把语篇看成过程。这里也有像扩展衔接范围同样的问题：连贯是否只能从作者、语篇内、生成与结果方面去研究，而不应从读者、语篇外、解读与过程方面去研究？如果扩大研究范围会不会破坏它与衔接的关系？此外，衔接与连贯的关系能不能等同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目前已有人用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来研究语篇。关联理论是一种信递和认知理论，把语言交际当做推理过程。用关联理论研究语篇就是从认知的角度寻找连贯，它特别强调人的推理能力。这推理能力语篇作者可以有，可用以构建语篇；读、听者也可以有，可用以解读语篇。二者运用推理能力都有个适度的问题，应控制在不破坏语篇连贯为宜。

语篇的生成和解读都离不开语境（context），所以要深入研究语篇，就应研究语境。自从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来，国外有很多人研究语境，有较大影响的如弗斯（Firth, 1957）、韩礼德（1964）、海姆斯（Hymes, 1972）、莱昂斯（Lyons, 1977）、布朗和俞尔（1983）、哈里斯（Harris, 1988）、斯科隆和斯

科隆 (Scollon & Scollon, 1995) 等。国内最早研究语境的可能是陈望道 (1932)，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陈宗明 (1980)、张志公 (1982)、王德春 (1983)、王建华 (1987)、王建平 (1989)、廖秋忠 (1991)、周礼全 (1994)、王希杰 (1996) 等。上述研究语境的人中有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文化学家等，语言学家中又有社会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功能语言学家、语法学家、修辞学家、语义学家、语用学家等，乔姆斯基也关注语境问题，所以才提出了context-free和context-sensitive等的规则。

这么多人关注语境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20世纪语言哲学家都在研究语言，一些哲学家称他们的哲学叫Philosophy of Language，表现为逻辑主义，主要研究语言的指称、意义、真假、必然、可能等问题；另一些哲学家称他们的哲学叫Linguistic Philosophy，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言语活动、语言的实际用法，避免误用语言，以保证知识的科学性。总之，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是意义问题和科学知识的合理表达形式问题（车铭洲，1989：4）。哲学思维的更新是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先导，哲学家讨论了近一个世纪的“意义”问题，会对许多与意义相关的学科产生导向作用，所以众多学科关注与意义关系密切的语境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哲学家马蒂尼奇 (1998) 说得很深刻：“当哲学搞得出色时，它就有助于科学的诞生。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使生物学得以诞生，布伦坦诺和詹姆斯的工作使心理学得以诞生，弗雷格的工作使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得以诞生，蒯因和哥德曼的工作使转换语法得以诞生。类似地，语言哲学使认知科学得以诞生。”第二个原因恐怕是20世纪中期，随着information theory和communication science的产生，语言研究开始从静态的语言体系逐步转向语言应用理论，围绕着交际中的语义问题产生了许多学科，而交际中语义研究的核心范畴就是语境。

到底什么是语境？我们可对比分析一下王建平 (1989) 和王建华 (2002b) 两人对语境的界定与分类。

王建平的定义是：“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西槙光正，1992：62）他以语篇内外为界把语境分成言辞内语境和言辞外语境，前者又分篇章、段落、句子、词组四种语境，除词组外，其

他三种又分所在单位语境和前后单位语境。后者分为主观语境因素（交际者的认识水平、思想修养、心理背景等）和客观语境因素（交际的时间、场合、对象、话题等）。

王建华（2002b: 190）的定义为：“语境是语用交际系统中的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与具体的语用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语用过程相始终的、对语用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它是诸多因素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又同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互相渗透；它既是确定的，又是动态的，以语境场的方式在语用活动中发挥作用。”王建华（2002b）对语境的分析如下表。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言外语境	认知背景语境	百科知识、虚拟世界的知识
	社会文化语境	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民族习惯、时代环境、社会心理
言伴语境	伴随语境	语体、风格、情绪、体态、关系、媒介
	现场语境	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
言内语境	语篇语境	语篇、段落
	句际语境	前后句、上下文

上述两个定义相同的地方是都指出了语境的属性（交际过程中的要素）、研究对象（环境因素或条件背景）和功能（表达特定意义或影响语用活动）。但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前者表明语境包括交际者的主观语境因素，而后者强调了语境和语用主体与话语实体同在一个结构平面上，三者并列，也就是说语境不包括交际者，当然也就不存在主观语境因素。然而后者又说语境同语用主体与话语实体互相渗透，不断交换能量，以形成特定的语境。如“心情”属于主体，不应划归语境，但如果交际者因为心情的原因影响了交际顺利进行，心情又可看做语境因素，它是主体生成的新的语境——情绪。这样看来，语境与语用主体是难以划清界限的。另一个差异是后者比前者增加了对语境特征的描写，如多因素、相对独立、确定性、动态性和语境场等。

从二者的分类来看，第一个不同是前者只有言辞内外两部分，后者

增加了言伴语境，但这部分内容大都属于前者的言辞外语境。第二个不同是后者的言外语境比前者的范围更大，增加了认知背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这一点说明语境研究向外扩展了。但这扩展有限度吗？如何区分不同的层次？这都有待研究。第三个不同，后者把言内语境分为语篇与句际两部分，而前者分为篇章、段落、句子、词组四部分，显然后者符合他提出的简明性原则。但后者在第三层次中标出了段落与上下文两个内容，这样二者就只有词组的有无之别了。第四个不同，后者较深入地研究了语境类别之间的关系，从活动形态、影响方式、呈现性质、显示功能四个方面描述了言内和言外语境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及可能产生的变化。这是语境研究的一项新进展。但这些变化有什么规律，今天恐怕还无法说清楚。

上述分析和比较使我们对语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下面几个问题依然有待探讨。

- 如果说语境是条件背景或环境因素，那么，条件背景或环境因素又是什么？它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属于什么性质？在什么层面上？研究它应属于什么学科？是像环境科学一样的学科吗？

- 语境有什么样的结构规律？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结构分多少层次？各层次之间是什么关系？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二者对语境的依赖有何不同？

- 语境在语篇生成和解读的两个过程中到底怎样发挥作用？运作的机制是怎样的？规律如何？

- 从什么角度才能抓住语境研究的关键？是从交际过程还是从语义的生成类型？

- 如何建立描述语境的可操作性模式？从何处入手？如何进行动态描述？分几个步骤？要达到什么目标？

总之，语篇与语境都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希望近期能有新的突破。

杨自俭

2002年4月5日